

從田中綱常到田中將軍的人神蛻變：  
無關族群的民眾史學

林美容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

三尾裕子

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教授

劉智豪

北京大學哲學所博士

## 摘要

田中綱常（1842-1903）與臺灣結緣甚早，在牡丹社事件之後，1873年即被派來臺灣南部勘查地形，1895年日本領臺之初即任澎湖列島行政長官與臺北縣知事，這時他已官拜海軍少將。他在臺擔任殖民官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兩年（1895-96），卻在他逝世82年之後，靈魂一再附身於屏東枋寮一位女士身上，經過3年的拉鋸，此女終於成為祂的乩童，可與祂靈通的代言人，並為祂立廟。此不僅掀起為祂祭祀的熱潮，也掀起一波平民百姓探索臺日關係史的另類模式。從國家史學的立場，勢必無法詮釋何以臺灣人要拜日本神，只有從民眾史學的觀點才能詮釋此一案例的信仰行動與歷史行動，以及其所欲崇揚的神性究竟何在。這是本文在抓乩成神的主題之外，另外一個想要回答的問題。

關鍵詞：田中綱常，抓乩，成神過程，民眾史學，臺日關係。

## 壹、前言

臺灣民間信仰的諸神祇，其成神的途徑大抵有兩種類型，其一是其人在世有功於國或有功於民，死後民眾基於崇功報德的觀念，立祠祭祀。其二是非正常死亡者，人們畏懼他們會為鬼為厲，危害人間，遂加以祭祀。前者是所謂的正神，後者則是所謂的陰神。除了所謂的先天神，後天神基本上都是活人死後成神，正神與陰神<sup>1</sup>關乎其死亡的狀態，人們祭祀的心態也大大不同，祭祀的方式也有所差異。

這三年多來我參與三尾裕子教授的研究計畫，一起調查了日本人死後在臺灣成神的案例，嘗試對這些所謂的「日本神」及其信仰現狀提出一些人類學的解釋。所謂「日本神」在此意為神明生前是日本人。<sup>2</sup>這項調查研究工作，我們做起來興味盎然，目前我們的普查工作已大致告一段落，接下來將進行有關其信仰與祭祀情況的細部調查。在我們所調查的大約四十個案例當中，我選擇其中一位田中將軍進行進一步的研究與撰寫。而我之所以選擇田中將軍的原因，在於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田中綱常（1842-1903），他是一位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相關的史料也多，臺灣史學者對他應不陌生。另一個原因是在日本神的案例當中，<sup>3</sup>抓乩成神的類型甚少，

---

\* 本文研究與寫作過程承蒙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陳文添研究員所提供之一手文獻史料，與東龍宮石宮主數次接受訪問及石宮主長子李光立博士所提供他蒐集之有關田中綱常的資料，並對本文初稿提供修正意見，謹致謝忱。本文日文稿在2016年5月21日於宇都宮大學舉行的「日本臺灣學會年會」發表，承蒙評論人和與會人士提供意見，均有助於本文的修正，一併致謝。之後日文版正式投稿《日本臺灣學會報》，已於2017年10月出刊的第19期刊登。本稿參照了日文版日本審查者的意見加以修改，最主要的是依據本刊審查委員的修改意見，進行了修改，並補充了最新的田野資料，因此本文的內容與日文版相較擴充了一些。

1 正神和陰神的區別是陽與陰的區別，在天界的神是正神，多是生前有功於國或有功於民的人，死後就成為正神；陰神包含像土地公、地基主、城隍爺等地祇，也包含百姓公、有應公、大眾爺、大墓公等非正常死亡之屍骨被集體收埋並祭祀的神祇（林美容，1994，頁59-60）。

2 但在臺灣也有研究者把所有在臺灣死後成神，受臺灣人供奉的神明稱為「臺灣神」（閻維彪，2006）。

3 關於所謂日本神的概要，請參看三尾裕子〈植民地經驗、戰爭經驗飼いならず日本人を神に祀る信仰を事例に〉，《日本臺灣學會報》19（東京：日本臺灣學會，2017年）。

不少案例是死後作祟，比較有名的像是臺南海尾寮的飛虎將軍，臺南市後甲慶隆廟的吉原元帥，都是死後作祟或是骨骸被挖出來之後作祟而成神的案例，因此覺得田中將軍這樣高階的殖民官，死後抓乩而成神的案例特別有加以探討的價值。

田中綱常最初與臺灣結緣是在牡丹社事件之前，即被派來臺灣南部勘查地形，並參與牡丹社事件的征討。之後，在日本領臺之初即任澎湖列島行政長官與臺北縣知事，這時他已官拜海軍少將。他在臺擔任殖民官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兩年，卻在他逝世82年之後，靈魂一再附身於屏東一位女士身上，經過3年的拉鋸，此女終於成為祂的乩童，可與祂互相靈通的代言人，並為祂立廟。此不僅掀起為祂祭祀的熱潮，也掀起一波平民百姓探索臺日關係史的另類模式。

本文將詳述田中綱常生前的種種，並著重在其兩次與臺灣的因緣際會，也將敘述田中將軍之靈抓乩成神的始末，特別強調石宮主這位田中將軍的代言人在此過程中的經歷，對於田中將軍的廟宇枋寮東龍宮和基隆分堂也將有所敘述，而田中將軍的相關祭祀活動，以及以辦事為主的信仰方式也將述及。最後本文討論的重點則放在這樣一個對日本神的崇拜與信仰，是無關乎族群、無關乎民族、無關乎國家的一種民眾對臺灣過去與日本關係的自動自發的探索，而其所帶來的卻是當今臺日民眾在信仰文化上的交流。

## 貳、田中綱常的生平及其與臺灣的關係

田中綱常生於1842年11月21日，卒於1903年3月25日，享年61歲。他是十九世紀的人物，一生見證了明治時期的歷史，當他的生命隕落，明治時

期尚未落幕，但是日本帝國已然在多少個像他這樣的中堅人物的支撐下，在東亞崛起。我們看他一生的履歷，少壯修習漢籍，並備受國家栽培，他29歲那一年，也就是明治4年（1871），他被派往清國學習漢文，是明治開朝以來第一期的留學生，與水野遵<sup>4</sup>（1850-1900）等人同期。因此田中綱常漢文造詣頗深，也是往後他得以在牡丹社事件之後，被派來臺灣勘查地形、準備攻臺，任職陸軍的他（參見圖1）甚至實際參與討伐，並且在日本與清國的談判當中協助談判。田中綱常一生與牡丹社事件（日本稱做臺灣之役或臺灣征討）結下不解之緣，甚至處理善後，把原來葬在長崎梅香崎的牡丹社事件軍人軍屬遺骨遷葬到長崎佐古，建立招魂社。目前這裡有個移葬碑，當時身為条石<sup>5</sup>委員的田中綱常也名列其上。



氏常綱中田故の頃年八治明

圖1：明治8年（1876）時的田中綱常，時年33歲。

資料出處與來源：藤崎濟之助，《臺灣全誌》（東京：中文館書店，1928年）。李光立提供照片。

綜觀田中綱常的一生，他算是大器晚成，在29歲那一年被派往清國當留學生，生命開始有了重要的轉機，也是這一年他投入軍職，並在軍旅中

4 水野遵，日本尾張（今愛知縣）人。明治28年（1895）5月21日以公使身分兼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官；同年8月6日，民政局長官改稱民政局長，明治29年（1896）4月1日真除奉派為臺灣總督府首任民政長官。明治29年11月4日臺灣總督府發布辭令，參見臺灣總督府府官報，1896年11月06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庫<http://db2.lib.nccu.edu.tw/view/index.php>，2016年12月27日查詢；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年12月），頁38-39。

5 条石是可以在上面刻字作墓碑的長條形的石頭，目前在長崎佐古招魂社可看到田中綱常的名字刻在這塊移葬碑上。

步步高昇，從陸軍中尉做到陸軍大尉，之後轉任海軍，從海軍少尉做到海軍少將。他擔任將官的那一年已經51歲，直至58歲那一年退役，29年的時間，他過的是南征北討的軍旅生涯，時而討伐內亂，西南之役、鹿兒島反亂等因為廢藩置縣所引起的內亂，都有他參與討伐的身影。田中也時而赴外征討，先是臺灣之役，後是朝鮮事變。他也因此得與明治開國以來的一些重要佐國良將過從甚密，例如擔任臺灣總督府第一任總督的樺山資紀<sup>6</sup>（1837-1922），在1873年樺山擔任陸軍少佐，田中綱常時任步兵大隊長，就曾經擔任視察員，陪同樺山等人前往北平、天津、上海、臺灣，與清國周旋，尋求解決牡丹社事件的紛爭。1874年5月，田中綱常也參與了陸軍少將谷干城<sup>7</sup>（1837-1911）征討臺灣牡丹社的戰役。同年7月田中綱常又與臺灣蕃地事務官都督海軍中將西鄉從道（1843-1902）再次來到臺灣。認識西鄉從道，且同是鹿兒島人，是他兩年後得以從陸軍轉到海軍的關鍵點吧！

細數田中綱常與臺灣的關係，可說起於牡丹社事件。1871年琉球宮古島的漁民漂流到臺灣，被牡丹社的排灣族人（當時稱作大耳人）所殺害，日本藉機開啟戰端，1873年田中綱常任陸軍步兵第十七番大隊長（官階是陸軍大尉），被派擔任視察員，3月與樺山資紀等人同赴清國，8月第一次來到臺灣淡水和打狗（現高雄）等地進行偵察。1874年2月田中綱常被派到臺灣勘查地形，為征討臺灣預作準備，這是他第二次來到臺灣。同年5月隨同谷干城參軍正式征討臺灣牡丹社，這是他第三次來到臺灣。田中綱常也協助了同年日本代表去清國的談判，之後並與談判代表之一的大久保利通（1830-1878）來臺勘查，這是他第四次來臺。1874年可說是田中綱常密集

6 樺山資紀，日本帝國時代海軍大將，明治28年5月10日被日本國政府任命為臺灣首任總督，迄翌年6月離職，共在任一年一個月。其主要措施有：完成殖民統治之行政組織，平地增辦郵電醫院學校，山地則增設撫墾署，並廢止食鹽專賣，實施公制度量衡等。（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740-742）。

7 谷干城，明治時期的軍人、政治家。明治7年（1874）擔任臺灣蕃地事務參謀。參見石丸雅邦，〈臺灣總督府下的理蕃體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來臺的時間，也因為牡丹社事件的功績，田中綱常在1876年受領「臺灣之役從軍紀念章」，並且在1878年因為臺灣之役與征討鹿兒島反亂而敘勳五等。1881年田中綱常委任長崎縣下戰死者墓地改葬委員，處理牡丹社事件軍人軍屬遺骨移往長崎之事，並建設安置所與招魂社等相關事宜，牡丹社事件至此劃下句點，田中綱常自始至終，參與其中。田中綱常在日本正式殖民臺灣之前就因為牡丹社事件數次來到臺灣，而牡丹社事件正是當時日本帝國覬覦臺灣的開始，田中綱常可說是擔任了先發部隊的角色，這也是他首次與臺灣接觸，而這樣一號人物又如何能成為臺灣人所膜拜的田中將軍呢？

田中綱常第二階段與臺灣結下不解之緣，就在甲午戰爭之後。乙未割臺，日、清兩國在海上都還未交換公文書，1895年2月，53歲的田中綱常此時早已擔任海軍少將，他受海軍大臣西鄉從道之命，率8百餘人前往澎湖，3月受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海軍中將伊東祐亨之命，成立澎湖列島行政廳，並擔任廳長，6月田中又轉任臺北縣知事。1896年4月，田中綱常受命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事務官，9月即被天皇任命為日本貴族院議員，並就此離開臺灣。從1895年2月到1896年8月前後正好一年半，田中綱常第二次與臺灣結緣是擔任高階的殖民官（參見圖2）。其實這與前次牡丹社事件一樣，田中綱常密集來到臺灣，或任職臺灣的時間，兩次都是短短的一兩年的時間而已。



圖2：明治29年（1896）時的田中綱常，前排左站立者，時任臺北縣知事，他所穿著的應是海軍少將的軍服。左邊坐著的是水野遵民政長官，中坐者是樺山資紀總督，此照片是樺山總督召見臺灣原住民所攝。

資料出處與來源：藤崎濟之助，《臺灣大觀》（東京：日本合同通信社，1932年）。李光立提供。

然而，不可思議的是田中綱常在1903年過世之後（其墓參見圖3），經過了82年的歲月，他竟然蛻變成為臺灣人所信奉的神明，開啟他第三階段與臺灣結緣，這事的來龍去脈與他主動顯靈抓乩，讓石宮主這位女乩童為他建廟辦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他成為臺灣人所奉祀的神明，被稱為田中將軍或田中大元帥，將軍既是他生前的職稱，在臺灣將軍也是男性神明會有的名稱之一。從1985年田中成為神明迄今已經過了30年了，這次田中將軍與臺灣結下的似乎是不會結束的不解之緣。下一節即敘述田中綱常如何成神的事蹟，以及一位女乩童如何為祂建廟，服務信眾，以及帶動田中將軍信仰的情況。





圖3：位在東京青山墓園內田中家之墓，田中綱常及其妻女埋骨於此。

資料來源：2016年5月24日，三尾裕子攝。

### 參、抓乩而成神與建廟始末

田中綱常之所以成為臺灣屏東枋寮東龍宮和基隆分堂的主祀神，並接受信眾膜拜的主要關鍵，在於目前擔任東龍宮宮主的石羅界道長（羅界是她的道號，本名石界好，一名金順，以下簡稱石宮主）在她28歲的那一

年，田中綱常的靈突然找到她，<sup>8</sup>當時她正在睡覺，半睡半醒之際，突然看到一個穿軍服的人走進來，然後開始說話，但是她一點都聽不懂，因為那人是說日語，她形容那時身體的感覺好像被壓著。這是她第一次被田中綱常的靈附身，整個人失去意識，但這當中卻辦了很多事，田中也講了很多事，她醒來之後又昏過去，再次醒來之後，聽她的丈夫說著她剛剛發生的事情，她當下的感覺是畏懼田中將軍，不想讓祂再上身。第二天中午她在店裡（當時她和丈夫開了一家租車行）午睡的時候，那軍人又出現在她夢中，這次多帶了一位翻譯，然後她就可以知道這位將軍說話的意思了。田中將軍一開口就說已經找她28年了，這不就是說從她出娘胎，田中就已經在找她了？更奇特的是石宮主說自從她跟田中將軍會靈之後，她從十幾歲開始一直重複作的一個夢，連續夢了13年的夢就不見了。她敘說夢境中她是一個8、9歲穿著和服的小男孩住在一個大官邸裡，房子的屋角她清楚的看到一個有鴨嘴的東西和一個有獅嘴的東西，庭院中有櫻花樹，大廳堂中大人都在那裡開會討論事情，誰也不准進去。頑皮的他就爬上櫻花樹想一探究竟，結果被一個老婦人抓下來，沒多久他又爬上去，結果衣服的帶子鬆開了，夢中她是在喊著「歐嬭將」的聲中醒來的。石宮主說她之後在訪查田中綱常的來歷而接觸日本的過程中，在山口縣常榮寺中的雪舟亭這個地方，所看到的建築模樣和她先前夢中的記憶很像（參看圖4），這似乎意味著她的前世和田中綱常在山口縣可能存在著某種因緣，石宮主說她可能前世曾經答應要協助田中將軍完成祂的大業，但並未履行，所以今生才成為祂的乩身，為祂辦事。

8 本文第一作者有特別詢問石宮主，當田中綱常的靈最初來找她的時候，到底那是鬼魂還是什麼，石宮主說那是神靈。



圖4：山口縣常榮寺中的雪舟亭

資料來源：<http://anny3805201314.pixnet.net/blog/post/170453967>，點閱時間2016年3月7日

石宮主回憶28歲那年，她去枋寮山上的蝙蝠洞看橘色的蝙蝠，<sup>9</sup>9天之後開始與田中將軍會靈。當時其實乃木希典、北川直征，還有田中生前帶來的中山奇美和良山秋子兩位護士的靈都有附到她身上。她前後有二十幾天的時間，每天在蝙蝠洞靜坐，這些日本的靈都來附身，教她一些事情（這也是她第一次的受禁）。但是這哪裡由得了她呢？之後的3年就在不斷地附身與拒絕當中度過，由於她原本是無神論者，對發生這樣的事實在是很排斥，但田中將軍卻屢屢來上身，甚至還托夢給別人，讓4個人來她家找她，說有疑難的事要請她處理。她說她被田中將軍搞得夜不安穩，身體變得很不好，檢查卻又沒事，但是上身的時候卻又說著奇怪的話，弄得整個人精

9 橘色的蝙蝠是少見的东西，所以那時很多人去蝙蝠洞參觀。蝙蝠對石宮主與田中將軍的會遇有特殊的意義，所以2015年增建的東龍宮拜亭天花板，畫著許多橘色的蝙蝠，表示蝙蝠也隨田中將軍修行。

神渙散快要崩潰，丈夫也差點要把她送到精神病院。石宮主回憶說，她有9個月的時間人生是黑白的，指的就是這樣傻呼呼與病呼呼的日子，雖然也去求助了附近的五府王爺，王爺說她注定要當神明的代言人，但她還是拒絕。她拒絕的方式包括大罵田中將軍，叫祂滾回日本去，還有去佛教的道場受戒，想說這樣田中將軍就沒辦法再上她的身了，沒想到田中將軍居然跟她一起去受戒，<sup>10</sup>所以這招也失效。因為她這樣屢次拒絕，包括田中將軍要她代言，她卻沒有如實轉述，田中將軍該處罰她的也處罰了，之後失望的離去。但接連發生一些事情，令石宮主整個人快要瘋掉，她的丈夫沒辦法，只好再去求助五府王爺，王爺說這個神已經走了，但是還有方法求祂回來，就是去蝙蝠洞那裡擺香案求祂，所以從此之後，石宮主就正式接受田中將軍做她的「主公」了。不過對於這3年的拉鋸而最後接受的原因，石宮主本人還有另外一個說詞，當時她無知地與田中將軍談了3個條件，<sup>11</sup>之後竟一一兌現，從此她不得不正式成為田中將軍的乩身。

石宮主30歲那一年，田中將軍指示要在枋寮家門口設香案，手捧「桶盤」朝東跪拜，<sup>12</sup>那時是11月左右。石宮主不疑有它，一大清早跪拜，上午6點多左右，一個高頭大馬、留著鬍鬚的壯漢，載著廚餘經過她家門口，她正好跪拜抬起頭來的時候，那人正好下車，問她在做什麼，她說是「領旨」，<sup>13</sup>其實那時她也不知道領旨是什麼，那人說：「喔！領旨啊！」，然

10 2016年5月16日晚上石宮主在電話中詳細的再說一次她去佛寺受戒的事，她說為了擺脫田中將軍，她去了高雄縣大樹鄉大津寶蓮寺，想說求助那裡的出家法師，法師說祂如果是陰靈看祂敢不敢進佛寺受幽冥戒，結果她到寺院之後，看到田中著軍服，帶著好多軍人進來寺院，石宮主說她嚇得躲在法師後面，但是法師說祂敢進來，表示祂是正神、高神，不必畏懼。這是我赴日行前，為了回應渡邊欣雄教授所提書面意見，他說像田中這樣陰靈抓乩的情況，可能跟一些女性的家神一樣，都是小神一類。我覺得田中將軍應該不一樣，根據石宮主的說法，田中生前是高官，有功有德，屢受天皇加封，死後他的精神就是要來度因戰爭而死亡的人，他也要來臺救世，雖然他生前在臺灣的時間很短暫，畢竟也是當過父母官，因此一直認為臺灣人也是他要照顧的人民。石宮主認為田中來找她的時候就已經是神，不然也不可能建大廟。

11 因為是石宮主比較私人性的請求，就不在這裡敘述。

12 桶盤，臺語發音，是一種圓形的盤子。

13 領旨，臺灣宮廟的習俗，要開設宮廟之前，要得到上天的允許，所以要像玉皇上帝請旨並領旨，也就是有上蒼的旨令，才能開宮辦事。

後隨手摸了一下她的「桶盤」，石宮主馬上說你手髒不要亂摸。上午10點多石宮主去一家金紙店，店裡的人正好在談論白鶴童子送旨的事。那天晚上石宮主就夢見穿著像戲臺上演天官賜福所穿的衣服那樣的人在夢中叫她雙手來接，然後就有一塊金黃色的絨布垂下來，上面寫著「東龍宮」的字樣，她在夢中伸手接住，第二天再去金紙店確認此事，才知這是民間宮廟的領旨諭，由天庭派值吏官所送來。石宮主因此成為專業的神職人員，從最初與田中將軍會靈，除了在枋寮蝙蝠洞受禁二十幾天，之後也在自家的神桌下受禁49天。1998年在東龍宮落成之前，她也曾在東龍宮前所搭的「禁壇」再次受禁49天，那一次是她的老師林德勝道長前來協助。其受禁大部分的時間要打坐及聽神講話，每次受禁應該是田中將軍密集的教授與傳達神意給她的時間。在初期會靈階段，田中將軍是透過書寫方式來傳達神意。但是石宮主在一次的訓乩過程中，突然將神桌上的聖符水食用，在經過此過渡儀式之後，她就開始可以用開口的方式來傳達田中將軍的神意。

石宮主是在35歲那一年拜師學道，也登刀梯奏職，因此她是正式的靈寶派道長，師承林德勝道長（已往生）。女性的道長在臺灣並不多見，她還有另一位老師在臺北木柵也已經往生，是閩山派的法師，祖師是徐甲真人，所以她也是徐甲派的傳人，她也跟這位老師學了鳳陽法，<sup>14</sup>這也是很少人會的法術。我問她神明的乩童便足以為神辦事了，何以她要學道、學法，她說乩童只能在神明附身的時候為神明辦事，但是信徒有各式各樣的事，如果信徒來求問的話，不多學一些道法，很難全面地為信徒服務。但其實石宮主已經可以和田中將軍等神祇感通，有時辦事的時候也會用通靈的方式。

有關田中將軍的來歷，在東龍宮自己有一份書面的記載〈東龍宮田中

14 據石宮主說，鳳陽法和散毛仔法都和少數民族有關，她說鳳陽法是陰的，散毛仔法是陽的。我自己曾經在臺東採訪到一位會散毛仔法的平埔族婦女，祖傳很多草藥的東西，石宮主也說散毛仔法很多藥識。

將軍沿革由來〉記載：「田中將軍為清朝時代人氏，住日本神戶，姓田中名滬都，當時為日本軍事單位特員，官階與現任少將同等階級。…同治13年（1874）日本當局為了解臺灣之局勢與情形，特派田中滬都先生領帶特員23名，從日本至瑯嶼，由射寮（今車城鄉射寮村）登陸，暗中勘察。田中一行人掌握了正確情事之後，消息傳回日本，日本當區認為時機成熟，任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臺灣番地事務都督，陸軍少將谷干城、海將少將赤松則良為參軍，陸軍少佐佐久間左馬太、海軍少佐福島九城為參謀、大藏卿大隈重信為臺灣番地事務局局長，大隊軍兵由田中一行人作為接應，再次由日本至車城登陸，正式入臺討番。田中被任為引路先鋒，田中先生也不幸死在枋寮。」<sup>15</sup>這份沿革資料可視為建廟初期在神諭下與石宮主長子的史料考證下所建構的文字記載。現在根據石宮主長子的說法，滬都（Hoto）是田中在執行軍務時的化名，<sup>16</sup>一開始神明只說自己叫田中滬都，後來是東港東隆宮前董事長的兒子林文誠，跟石宮主說，跟牡丹社事件有關名字叫田中的，應該是田中綱常，<sup>17</sup>之後石宮主跟神明確認，知是田中綱常無誤，後來石宮主才開始展開有關田中綱常史料的收集，以即與田中後代的聯繫工作。而死在枋寮的並不是田中而是田中的部屬北川直征。不過由這份資料也可看出，即使已經為田中將軍正式建廟了，那時對田中的本名（全名）並沒有完全正確的考察，但是已經知道他是牡丹社事件前就到臺灣的軍事情報人員。

15 轉引自戴文鋒（2014）在《重修屏東縣志——民間信仰》第三章第二節第三部份〈「地方神」信仰的發展——外籍人士成為地方神〉，頁46-47。此碑文是1998年刻於東龍宮龍邊牆堵。

16 2017年1月23日李光立先生電郵通訊信件。他說，先期他父母也是查不出田中將軍來歷，非常疑慮，直至時機成熟，才揭開將軍身世背景，「田中綱常」與「田中滬都」是同一人，「滬都」是執行軍務之化名。軍事情報工作者有化名，應該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碑文所述的事蹟也是與田中綱常的事蹟相符，在還沒確認田中是誰的時候，已經大概知道他的事蹟，可見此碑文應該是神諭的成分居多。戴文鋒曾在2000年訪問石宮主，當時石宮主說是田中出現在她夢中，夢裡他帶著一個翻譯官，然後說他名叫田中滬都。但是戴文鋒說查遍史籍，難以考知田中滬都是誰。可見一直到2000年田中綱常的名字都還沒有出現在東龍宮。

17 2017年2月2日李光立先生的談話。

枋寮東龍宮是在1996年2月買地，開始建廟，在1998年11月落成，建廟經費花了臺幣4千多萬元。在入火安座的同時，舉行三朝的祈安清醮，2002年再次啟建五朝的祈安清醮，都是禮請林德勝道長來主持。目前枋寮東龍宮是以田中將軍為主神的廟宇，副祀乃木希典將軍、北川直征將軍，中山奇美和良山秋子兩位護士（參見圖5），左右兩殿祀奉福德正神與註生娘娘，正前方神桌上祀奉中壇元帥。東龍宮內左側擺設一艘中國式的神艦，<sup>18</sup>右側為田中將軍生前所騎的馬雕像，神龕之前擺設一張四方桌子和五張椅子，這個空間是專供田中將軍會客的地方，與一般王爺廟的設置並無區別，方桌上則擺放清酒、日本綠茶、香煙等，與一般的擺設物品稍有差異。東龍宮有二十幾位管理委員，平時有兩位廟公輪流在廟裡服務，分堂設在基隆家中，其實早在枋寮建廟之前，石宮主早已移居基隆，但是田中將軍擇定枋寮建廟，石宮主也只得南北奔波為信眾服務。總結而言，田中綱常在逝世之後82年，也就是西元1985年這一年找上石宮主為乩，但是她經過3年的抗拒與拉鋸，先在枋寮自宅祭祀田中將軍，並開壇辦事，後舉家移居基隆，在基隆自宅也開壇，同時辦事，枋寮東龍宮在1998年建立之後，枋寮舊家的神壇就不再辦事，南部的辦事活動都改在東龍宮了。石宮主今年55歲，迄今為止，她已為信眾辦事服務了二十多年，將近30年了。

---

18 據石宮主的說法，田中將軍在世時開軍艦、行軍務，現在成神就用神艦，裡面載著天兵天將，救世之用。她表示以後經費充足的話，要做一艘日本式的神艦。



圖5：枋寮東龍宮正殿所奉祀的日本神明

資料來源：李光立

枋寮東龍宮的建立充滿著許多神蹟，不僅東龍宮的建築格局式樣、裝飾布置，甚至副祀神，都是依照田中將軍的指示而行。目前所看到的東龍宮是兩層樓的建築，原來1樓正面有階梯直上2樓殿宇，2015年增建拜亭，正面的階梯就拆掉了，改成從側面上樓（參見圖6），1樓已經改成田中將軍相關資料的展示室。有關東龍宮的建設，田中將軍早就明言，主要靠李、林、肅、羅這四個姓的人來完成，石宮主說林是指在高屏地區頗富盛名的林德勝道長，他是田中將軍指示石宮主要拜師學道的對象，東龍宮的木材即是向他所購買的；李是指石宮主的丈夫李先生（現已往生）；羅是指羅傑建設公司的董事長，他捐款臺幣1,000萬元協助蓋廟。石宮主說肅姓到底是何人，迄今還未出現，所以還不知道。





圖6：屏東縣枋寮東龍宮

資料來源：李光立提供照片。

#### 肆、田中大元帥的祭祀與辦事

上一節介紹了田中將軍起祀的因由和建廟的過程，本節主要敘述枋寮東龍宮以及在基隆的一個東龍宮分堂，兩處祭祀田中將軍的情況，以及石宮主為田中將軍辦事的情況。基隆的分堂在一個社區入口的右側，要登上階梯才能上去。由於東龍宮並非地方公廟，所以沒有地方性的例行祭典。田中將軍的聖誕是訂在農曆的4月8日，也就是佛教的佛誕日，浴佛節這一天。我們參加了2017年田中將軍的聖誕，由於配合田中將軍資料館的開幕，所以擴大舉行，4月29日（農曆4月4日）是祭典活動，4月30日是繞境活動。田中綱常

在日本、美國、法國的後代子孫，以及北川直征在鹿兒島的後代子孫都來參加祭典，除了屏東縣長蒞臨致詞，也邀請了日本駐臺代表與土耳其駐臺代表與會致詞。第二天的繞境主要在屏東枋寮鄉的北勢寮境內巡境，北勢寮的地方公廟主祀保生大帝，也在當天的繞境隊伍中走在東龍宮神轎的前面，而本次繞境的先鋒官是紅毛港保安堂的海府元帥（也是日本神），參與的各宮廟的神轎隊伍，有些也是一樣濃濃的日本味。但是沿途有擺設香案出來的家戶並沒有很多，主要是因為東龍宮的田中將軍並非北勢寮的境主，而且北勢寮境主神保生大帝的年度繞境也剛剛舉辦過不久。不過繞境隊伍以及停駐的各神壇中眾多的乩童，讓人感覺乩童文化在這樣偏僻的南部鄉間，仍然非常熱絡，也可以理解到田中將軍抓乩成神的在地文化背景。

田中將軍的部將北川直征的靈也在2016年3月20日由他的後裔和石宮主等人從長崎墓地引靈回來枋寮東龍宮。我和三尾裕子教授也到長崎參加了這次的引靈活動，石宮主事先準備了一個未開光的令牌，當天我們去了長崎佐古一個招魂社，這是一個紀念戊辰戰爭、西南之役、臺灣之役亡逝軍人的墓園，每年例由當地政府舉辦宗教儀式，由神官主祭，諸亡者的後代與祭。正式的祭典之後，石宮主即換上道袍，為北川直征的令牌舉行引靈與開光儀式，因此在場的一些日本人也見識到了來自臺灣的宗教儀式。北川直征的墳墓即在這個墓園當中，而這是透過石宮主以通靈的方式找到的，北川家屬最初並不知道。2017年9月枋寮東龍宮的信徒帶著北川將軍的令牌，回到他鹿兒島的家鄉，因為宮主說這是祂的心願。

由於東龍宮是私廟性質，以辦事作為主要服務信徒的方式，其靈驗事蹟非常多，包括日本道教學者山田明廣來臺研究道教靈寶派時，也曾到東龍宮參拜，而當下田中將軍透過石宮主以靈通方式，表示希望山田先生協助東龍宮的弟子至鹿兒島尋根，而將軍會暗中協助他完成博士論文的心願。事後石宮主非常感謝山田先生的幫忙，完成田中將軍到鹿兒島尋根的

心願，今東龍宮內還掛著從鹿兒島黎明館所取回的歷史資料。

每年年末的時候，石宮主特別忙碌，2016年2月初的舊曆年末，我和第三作者在基隆分堂調查了石宮主替信徒安太歲和刈鬮的情況，<sup>19</sup>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臺灣的女道長穿起道袍為信徒辦事，儀式全長約30分鐘。石宮主的科儀唱念聲非常宏亮清晰，當天是一位女信徒代表全家來安太歲和刈鬮，儀式結束、焚燒紙錢之後，這位從臺北來的女信徒又到車上拿了一些她要買的房子平面圖來跟石宮主請教可否購買的問題，這時石宮主已經脫下道袍，純粹以五行易理的方式來講解說明要買這個房子的話，應該如何注意風水上的問題。

2016年2月末我到枋寮東龍宮觀察栽花換斗的儀式，這是為一對結婚多年尚未生育的夫婦所舉行的祈求生育的儀式，時間前後長達一個半小時，廟方先在拜亭搭建三層桌，桌子的左前方先鋪設好橋，石宮主穿上道袍（文服），先在殿內請神、讀疏文，疏文燒化之後，石宮主換上武服，主演栽花換斗的科儀，從正月到12月，再加上可能的潤月，每個月都請註生娘娘栽好，讓花開好，石宮主就這樣一個月一個月的唱唸著。儀式之後，信徒要把供桌上經過註生娘娘噴灑的一個盆栽帶回家好生照顧，還有要安在床頭的符籙，石宮主並且交代要請女方娘家煮豬肚加蓮子給女方吃。之後的訪談中，石宮主提到這樣的儀式她已經做了很多次，包括他小兒子的太太也是因為做了栽花換斗的儀式才得以懷孕，現在已經生育了一雙子女。她還說本村有位信士做了栽花換斗的儀式沒多久，石宮主就夢見有人捧著一對嬰兒給她看，兩個都看不出來是男的還是女的，第二天剛好信士的母親來參拜，石宮主就告訴她，妳女兒快懷孕了，並交代她女兒此後不要再穿高跟鞋、不要騎腳踏

19 在刈鬮儀式中，信徒手裡拿著綁在替身上的黑白棉線，法師一手拿師刀，另一手拿著銅錢和黑白棉線另一端。在儀式過程中，法師一邊敲打銅錢一邊念著咒語，念完後法師將黑白棉線割斷，信徒此時對自己替身哈一口氣，再將替身送至焚燒後刈鬮儀式就完成。在儀式中將黑白棉線割斷是代表厄運割除，對替身哈氣則是代表將不好的東西轉移給替身。若本人無法親自到場，只要請參與的家人在對替身哈氣前報出名字就可以進行刈鬮儀式（2016年2月3日，東龍宮基隆分堂調查）。

車等等孕婦應該避免的事，結果他們真的就生了一對雙胞胎，兩個都是男的，但是有一個長得比較像女嬰。夢中顯像給石宮主看，是田中將軍經常用來和石宮主溝通的方式，石宮主也都能意解神會。

### 伍、討論與結論：無關族群的民眾史學

在漢人的宇宙觀裡，人死而為鬼，有子孫祭祀者成為各家姓的祖先，在是有功德的人，無論是有功於國或是有功於民，則成為神明，為之立宮建廟，加以祭祀，永垂香煙，至於無祀的孤魂，漢人也有祭厲或是集塚立祠的民間慣習，經過立祠（enshrine）的公眾行動，變無祀為有祀，對於架構人間世界的社會安全網以及民心的安定有很大的作用。我們如果探討田中綱常成神變成田中元帥的案例，他既不是人死成鬼，也非祭厲的慣習使然，他就是單純的死後成神。然而民間祭祀的諸多神明多是中國歷朝歷代的人物，因為在世有功德，後人基於崇功報德的心理而加以祭祀，因此田中案例的特殊之處在於其生前是日本人的身份。

漢民族對於漢人以外的人，死後成神加以祭祀的，並非沒有前例可尋，以臺灣而言，像屏東墾丁有一個廟主祀八寶公主，據傳是祭祀荷蘭時期的八寶公主，但是那明顯是一個陰廟，與作為正神的田中將軍之東龍宮，並不相同。我們所研究的日本神的案例中，也有許多是日本人在臺灣死後作崇討拜的情況，這種情形下所建立的廟宇，就比較像八寶公主廟一樣，是屬於陰廟。

田中綱常何以能成神，如果從田中作為日本人或是日本文化的這一方向去探問，為何一個日本人死後他的靈去抓乩而成神，那肯定找不到答案，因為日本並沒有神明附身乩童這樣的文化。日本的英雄豪傑或是文人

仕官，死後也有可能成神，菅原道真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但他並非是以抓乩的方式而成神，應該是怨靈的成份居多，這是一個有才幹卻被流放九州的文人仕官，死後顯靈，廣為民眾崇祀的案例。但是田中將軍並非怨靈，在臺灣所祀的各個日本人死後成神的案例中，一個很顯著的類型，是在戰爭中非正常死亡的一些日本亡靈，會先透過作祟的方式，引起人畜不安，從而得以討祀成功，這樣的案例特別在臺南地區可以發現很多。但是田中將軍的案例是目前發現唯一藉由抓乩而成神的案例。

還有一個跟田中將軍很類似的案例，就是在嘉義地區廣受崇奉的義愛公，其分靈廟甚至在新北市的新莊也有建立。但是義愛公生前是住在東石鄉副瀨這裡服務的基層警察，為爭取百姓的福祉而受到長官訓斥，以致自殺殉職，死後沒多久就藉著託夢的方式顯靈，居民基於崇功報德而加以祭祀。因此義愛公是成神之後才有乩，而且乩童是本來就在庄廟為庄民服務，義愛公成為庄神，源於義愛公生前與副瀨的關係密不可分。田中將軍和義愛公一樣有乩，但是田中將軍是因為有乩而成神，如果沒有石宮主這位女乩身，田中將軍也不可能成神，所以田中將軍和祂的乩童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依照我的研究經驗，通常神明要抓乩的話，那個被抓的人一定跑不掉，神明一定會成功抓到乩，只是那通常是對已成神者而言，抓乩之時田中將軍還只是具有威神力的亡靈而已，<sup>20</sup>直至祂被奉祀在石宮主家中，並且開始辦事，祂之為神明的地位才得到確立，也就是說神明之所以為神明，是因為有人祭祀祂。

神明的起祀的原因很多是沒來由的，有時是神體的自顯，像是神明的香火袋夜晚會發出毫光；有時候是先有一個借具，然後民眾以為有神，就開始拜了，種種的借具可能是小孩子捏土成偶，玩耍之後，突然小孩有異狀，大人求問的結果，真的就以偶為乩，拜起偶像來了。借具也可能是海漂的浮屍，浮屍立廟的情況在馬祖列島實為常見（林美容、陳緯華，2008

20 但是對石宮主而言，田中將軍來找她的時候，祂就已經是神明，這是我跟她訪談的過程中，她確認的事。

年），也可能是水漂的流木，刻木為像，起祀神明。而乩童可說是活生生的借具，已知的神明（特別是媽祖）可能在廟會的場合中突然抓了「生童」，顯示神威，未知的神靈也可能因為抓乩以顯示神明的存在，而加以祭祀，但這是非常罕見的情況。田中將軍起祀的情況便是如此罕見，一種深具說服力的方式，抓到一個活生生的借具而成神。

這種起祀的原因在民俗上不難理解也不容懷疑，但在民族情感上卻有其躊躇之處，為什麼臺灣人要去拜一個異族人？本文日文初稿2016年在日本臺灣學會年會的發表中，渡邊欣雄教授講評拙文時，提到「他神教」的概念及其研究的價值。確實，不僅田中將軍的案例，有關在臺灣的日本神的崇拜，都可以放在「他神信仰」這樣的概念範疇來加以研究。很多民族都有崇拜他民族的神靈，或是他民族的人成為崇祀對象的情況。臺灣的廟宇不只崇拜日本神，也崇拜荷蘭人的八寶公主（在墾丁），也崇拜來自印度的釋迦牟尼佛（在花蓮縣光復鄉與瑞穗鄉）。馬來西亞的華人會拜土著的拿督公，日本也有神社崇拜的酒神原來是韓國人（在京都嵐山的松尾神社）。最近聽聞屏東恆春的客家人，因為與馬卡道平埔族通婚，也有祭祀阿立祖的祀壺信仰。<sup>21</sup>我們如果仔細探討這些案例，有些是因為移民的因素，有些是因為通婚的因素，有些可能是民族性都崇尚喝酒，有些是佛教民間化的緣故，便在自己原有的信仰體系中，納入了「他者神」。但是本文主旨不在作「他者神」的比較研究，這個議題只能期待以後累積更多各地各民族的田野資料，才能進行。

本文僅能從田中綱常這個研究案例，正好有充足的史料，可以讓我們瞭解他這個人，田野資料也差不多可以讓我們瞭解他成神的事蹟與細節，在這樣的資料下，我們如何思考這個研究案例對當今臺灣人的意義。田中

21 2017年10月20日聽一位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的助教所說，他是當地人，祖先從六堆地區的竹田鄉移居恆春山上。之後詢問他，得知他的碩論有寫到恆春客家人祀壺的情況（張靖委，〈恆春地區東片山客無到聚落研究〉，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頁182-183）。

綱常曾經是侵略者的爪牙，曾經征討臺灣島上的先住民，並且還曾經是統治過臺灣的殖民官。一個外來的侵略者成為受民眾祭祀的對象，這從國家史學的立場上來說，根本是離經叛道、不被允許的，而且是應該加以批判與摧倒之事。如果田中將軍成神和立廟是發生在臺灣的戒嚴時期（1949-1987），可以想像那絕對是會遭到這樣的待遇的。所幸田中將軍成神是在1988年，臺灣已經解除戒嚴，立廟是在1998年，所以田中將軍的信仰得以順利的開展。臺灣已經可以不受中國威嚇，在1996年選出了第一任的民選總統。過去國民黨蔣政權統治時期，把許多寺廟碑刻或聯文中有關日治時期的年號全部加以抹平塗改成民國的年號，便可以看出統治者的仇日情結，而過去許多臺灣人便是在這種黨國體制所宣揚的國家史學的背景下，受到感染與影響的。

要理解臺灣社會何以會產生田中將軍的信仰，除了本文第三節所提到的站在信仰的催生者也就是東龍宮的石宮主來看，這是對她個人生命一個歷經轉折的過程，卻由不得她非要來擔任田中將軍代言人的角色不可，並催生了全島獨一無二的田中將軍信仰，從宗教人的本身立場來看，這個歷經曲折的過程，卻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若是跳出起祀者的情境，如何客觀的解釋為何臺灣人要崇拜一個侵略者這樣的問題。本文認為只有站在民眾史學這樣的立場來看，才有可能突破如此提問的問題的框框，並給出一個合適的回答。所謂的民眾史學是民眾對於自己曾經經歷的過去，所建構的屬於民眾對「過去」的認知理解和接納。從人類學的角度很容易理解這樣的概念，許多人類學所稱的民族植物學（ethno-botany）、民族科學（ethno-science）、民族語意學（ethno-semantics）等等，許多冠上ethno-這樣的字頭的名詞，都是意味著某個民族對當地的許多事物的概念、分類系統與認知等等。所以民眾史學應該是與民族史學（ethno-history）近似的一種概念，只是相對於國家史學而言，民眾史學是一個比較切合的名詞，彰

顯民眾可能會有的不同於國家立場的對自身過去的歷史建構。而以田中將軍信仰的這個案例來看，之所以也會跟歷史產生關連，不僅因為田中綱常是一位歷史人物，這樣單純的歷史事實而已，而是信仰建構的同時，也存在著信仰者自主性的歷史建構。

石宮主因為無端被抓乩，而由不信到不得不信，進而依照神明所言，進一步追查史料與史蹟，這應該是一段漫長的歷程，明確知道歷史上有田中綱常這號人物的存在，應該是西元2000年以後的事情。石宮主及其長子進而走訪田中將軍的原鄉，走訪田中將軍的埋骨之地，盡力找到田中將軍的後人，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祖先已經在臺灣成神，而且有一位乩童作為祂的代言人，並且因對田中將軍的信仰，起動了更進一步的日臺交流。2014年田中綱常的第四代孫女田中祥子和其子曾經來到枋寮東龍宮祭祀田中將軍，表示後代家屬認可此事。由於東龍宮也祭祀田中將軍生前所尊重的乃木希典（1848-1912），乃木希典成為田中將軍廟宇的副祀神。石宮主和她的兒子也曾去訪問東京的乃木神社，而且他們還去長崎仁田小學後方的佐古招魂社找到目前成為田中將軍部將的北川直征的墳墓所在，也就是田中綱常生前處理的牡丹社事件軍人的遺骨之一。2016年3月石宮主母子和北川直征後裔到長崎佐古招魂社祭拜祂的墳墓，並將祂引靈到枋寮東龍宮，這也顯示北川家族認可此事。枋寮東龍宮不僅有田中和北川家族前來參拜，並由於網路和媒體的相關報導也引起日本人的好奇，組團或個別前來參拜的情況遍及一些臺灣有名的祭祀日本神明的廟宇，例如高雄紅毛港的保安堂和臺南海尾寮的飛虎將軍廟等。據石宮主說還有一位在臺灣南部居住的日本人聽聞石宮主的事蹟也來接觸，說要幫她撰寫傳記。

神明需要門徒，需要乩童，因為神明需要有理解祂心意、貫徹其精神意志的人為祂發言、為祂傳聲、為祂辦事。第一個研究在臺日本人神明的尾原仁美也說，臺灣的日本人神明大多藉由靈媒的顯靈而出現，而非由信



徒的直接記憶而來，她也強調靈媒在日本人神明的祭祀上有很重要的角色（尾原仁美，2007年，頁170）。但是我們無法揣測田中綱常死後，何以歷經了那麼長的時間才找到石宮主，在臺顯聖，田中將軍可說是臺灣所有的日本人神明中最早的人物了。此事始末或許可從靈魂學上來加以探討，但此非本文主旨。田中綱常成為田中將軍，或稱田中元帥，指示石宮主開宮辦事、濟世化民，為臺灣的信眾消災解厄、成就願望，憑藉的是：「田成正氣凜烈威靈顯赫保社稷，中有聖德神祇恩澤降世護眾生」（枋寮東龍宮門聯），聯文中把田中的姓氏嵌進來為首字，說的是祂的神威、神德和神恩，祂的神威來自於祂的正氣凜然，為國家社稷盡忠職守，祂的內在的德行讓祂降靈人間，澤被眾生，這樣的言語邏輯和臺灣人其他寺廟的聯語邏輯並無二致。容或祂生前保衛的國家社稷是日本，聯語寫的是祂死後成神，信眾為其神威的詮釋，以及對其神德的歌頌。田中綱常成為一個和其他漢人所信奉的神祇沒有兩樣的神明，接受信眾的奉祀，為信眾處理各種人世間難解的事情，為信眾帶來此世的福祉。

而在田中綱常成神的過程中最有意思的是本來是無神論的石宮主，從一開始的不解與拒斥，到差一點發瘋，到最後無奈接受，並且追查史實後，徹底瞭解他在世時發生的事情之真相，佩服之餘，也盡力尋找其後代，使田中將軍之靈得以和祂的後代聯繫上，現旅居夏威夷的長子及旅居法國次子之後代，也透過田中二女的後代田中祥子而聯繫上了，他們也將來臺參訪。而石宮主本人也藉著奉祀田中將軍改變了她人生的命運，成為一個專業的神職人員。她拜師學道，兼有靈寶派和徐甲派的師承，專作紅頭法事，她與田中將軍之神靈密契感通，有預示、預知與預見的能力，對於她為神明效勞辦事的能力很有助益。她也由最初的乩童轉為道長法師，成為一位優秀的女法師，她多半自稱法師，雖然建醮的道教科儀她也會，但是缺乏團隊，所以只作紅頭法事，傳承道教與法派的民俗文化，為信眾

服務。對她而言，不只她個人靈性層次得到提升，因著日本神明的特殊信仰，引起媒體的關注，也增加了她的社會聲望，因著臺日之間的信仰文化交流，她也讓日本人見識到臺灣的乩文化。當我跟她提到日本東北地區的傳統神媒日漸沒落的時候，她甚至表示有興趣學習。她確實是一個學習力很強的人，因為田中將軍的關係，她學會了一些日本話，學會了道教與法教的經文符咒與科儀，並且以此為生，以此服務信眾。總而言之，如果沒有田中將軍其實也成就不了現在的石宮主。但沒有石宮主這個乩，也成就不了田中將軍，也成就不了當今臺日在信仰文化上的交流。過去臺灣經過日本的殖民統治，日本的宗教文化，無論是佛教各宗派的來臺佈教，與日本國家神道對臺灣社會蛛絲馬跡的影響，我們看到的是日本對臺灣的影響，絕少看到臺灣對日本的影響，田中將軍淵源於日本，發揚於臺灣，也讓當今的日本人有機會見識到臺灣人的信仰文化，這或許也是田中將軍信仰的意義所在之一吧！

本文從田中綱常的生平，講到他死後抓乩成神的事蹟，旨在論述一介平民也可能藉著對神明的探索耙梳史料，探索史實，枋寮東龍宮已在2017年4月成立田中將軍資料館，公開展示他們一路以來所蒐集到的資料。民眾史學對石宮主母子而言，不是一個學術的理念，而是一步一步追查與理解田中將軍的行動，因為他們也需要對自己的信仰給出一個合理化的解釋，畢竟臺灣人所崇祀的神祇當中原本並沒有田中將軍。特別是對石宮主的長子而言，他是理工科的專業（目前在中央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但因為追查田中綱常相關的資料，已經成為一個業餘的歷史研究的愛好者。

本文只是藉著民眾史學的概念嘗試去理解田中綱常成神這樣的創新性的民俗行動，背後之民俗意理（folk ideology）的支撐。田中將軍的成神事蹟幸好是與臺灣的後解嚴時期同步發展，否則在戒嚴時期，田中將軍即使成了神，祂的信仰或許會遭受到強烈的質疑和批判。

### 田中綱常生平與成神年表

- 1842（天保13年，0歲）11月21日鹿兒島出生，舊薩摩藩士族。
- 1868（明治元年，26歲）參與戊辰戰爭討賊，為川村純義部下，川村後來在樞密院任顧問官。
- 1871（明治4年，29歲）留學清國，學習漢文，與水野遵同為第一期留學生。牡丹社事件發生，宮古島漁民被殺害。代理陸軍大尉（副官勤務）。
- 1872（明治5年，30歲）任陸軍中尉。
- 1873（明治6年，31歲）任陸軍大尉，任步兵第十七番大隊長，牡丹社事件之後，隨同全權公使副島種臣與陸軍少佐樺山資紀，擔任視察員。
- 1874（明治7年，32歲）2月被派遣至臺灣勘查地形，同行者5人，預備攻打牡丹社。5月隨同陸軍少將谷干城參軍征討臺灣牡丹社。7月與臺灣蕃地事務官都督海軍中將西鄉從道到臺灣。10月與谷干城參軍赴清國，協助談判。之後，與談判代表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一起到臺灣南部。
- 1875（明治8年，33歲）任職陸軍省第二局分課。
- 1876（明治9年，34歲）受賜臺灣之役從軍記章。
- 1877（明治10年，35歲）3月任海軍少尉，參加西南之役，隨仁禮海軍大佐神戶出差，常駐熊本城，守城五十餘日，征討鹿兒島賊徒。6月擔任有地中佐隨行於熊本總督本營聽候差遣。9月任海軍中尉。12月任海軍大尉。
- 1878（明治11年，36歲）因臺灣之役與鹿兒島反亂征討，敘勳五等。
- 1879（明治12年，37歲）1月任兵學校監學副課長。2月筑波艦乘組。12月任海軍少佐。
- 1880（明治13年，38歲）1月任海兵校監學課長，5月敘從六位。

- 1881（明治14年，39歲）任長崎縣下戰死者墓地改葬委員，處理牡丹事件軍人軍屬遺骨移往長崎改葬處進行墳墓合葬及招魂社建築相關事宜。
- 1882（明治15年，40歲）朝鮮事變（壬午兵變）發生，出差至朝鮮。之後任海兵步校教務副總理。
- 1883（明治16年，41歲）2月任海軍中佐，4月敘正六位。
- 1884（明治17年，42歲）任臨時調查委員。任海軍省會計局副長。任恩給調查委員。12月任調度局長。
- 1885（明治18年，43歲）敘勳四等，並受旭日小授章。
- 1886（明治19年，44歲）任兵器製造所所長，任石灰調查委員。任海軍大佐。
- 1889（明治22年，47歲）任海軍造兵廠長，技術會議委員。任職金剛艦員外乘組，巡視南洋諸島。敘從五位。賜大日本帝國憲法紀念章。
- 1890（明治23年，48歲）任比叻艦艦長。與金剛艦一同將土耳其軍艦エルトゥールル（Ertugrul）號在和歌山縣串本町大島（現在今和歌山縣東牟婁郡串本町檜野）的附近海域遇難的生還者69名，送返土耳其。
- 1891（明治24年，49歲）土耳其皇帝召見，並授勳章。6月轉任迅鯨艦長。12月任吳鎮守府兵器部長。
- 1892（明治25年，50歲）敘勳三等，並賜瑞寶章。
- 1893（明治26年，51歲）6月1日敘正五位、任海軍少將，編入預備隊。
- 1895（明治28年，53歲）2月18日充員召集，拜大本營附，受海軍大臣西鄉從道之命，率八百餘人前往澎湖，三月受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海軍中將伊東祐亨之命，成立澎湖列島行政廳，3月擔任廳長，六月擔任臺北縣知事。8月31日解召。11月授與二十七八年役從軍記章。
- 1896（明治29年，54歲）3月授旭日中綬章，4月1日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事務官，9月敕任為貴族院議員。受贈美治慈惠第一等勳章。

- 1899（明治32年，57歲）特旨進位一級，敘從四位。11月編入後備役。
- 1903（明治36年，61歲）不幸罹病，3月25日，危篤之際，特旨敘正四位，當日別世。
- 1985（死後82年）英靈找上石女士。
- 1988（死後85年）石宮主在枋寮自宅祭祀田中將軍並開壇辦事，取名東龍宮，後舉家移居基隆，在基隆也開壇為田中將軍辦事。
- 1998（死後95年）屏東枋寮東龍宮創建。
- 2013（死後110年）田中祥子與其子來枋寮東龍宮祭拜田中將軍。
- 2014（死後111年）石宮主帶領信眾到東京青山墓園祭拜田中將軍。
- 2015（死後112年）エルトゥールル號海難事件拍為電影「海灘1890」在日本放映。
- 2016（死後113年）由人成神學術論文在日本臺灣學會年會發表。
- 2017（死後114年）田中綱常後代由日本、美國、法國來枋寮東龍宮參加祭典，慶祝田中將軍資料館開幕。

資料來源：

1.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典藏/官報電子文本。<http://www.dl.ndl.go.jp>
2.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田中綱常公文原書。<http://www.jacar.go.jp>
3. 日本海軍史/（財）海軍歷史保存會/1995年11月30日發行。
4. 日本/對支回顧錄（下卷）/東亞同文會。
5. 屏東枋寮東龍宮編制田中綱常將軍簡介。
6. 屏東枋寮東龍宮內田中將軍沿革由來碑文。

## 參考書目

- 李豐楙，〈從成人之道到成神之道：一個臺灣民間信仰的結構性思考〉，《東方宗教研究》4，臺北：東方宗教討論會，1994年，頁183-207。
- 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臺北：博揚文化出版社，2006年。
- 林美容，〈鬼的民俗學〉，《臺灣文藝新生版》3：59-64。收入氏著《臺灣文化與歷史的重構》，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初版二刷（1994年初版），頁167-174。
- 林美容，〈從乩童到通靈人：宗教媒介的典範移轉〉，《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刊》16，花蓮：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2014年，頁165-190。
- 林美容，〈臺灣的神明信仰〉，蔡美蒨編《臺灣學系列講座專輯（三）》，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11年，頁205-218，。
- 林美容、陳緯華，〈馬祖列島的浮屍立廟研究——從馬港天后宮談起〉，《臺灣人類學刊》6（1），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8年，頁103-130。
- 屏東縣枋寮東隆宮編，〈田中綱常將軍簡介〉，屏東縣枋寮東龍宮印行。
- 張子文、林偉洲撰文，顧力仁主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1年。
- 張靖委，《恆春地區東片山客無到聚落研究》，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 潘欣中，〈牡丹社事件——沖繩學者為原民翻案〉，刊於「聯合新聞網要聞」2015年09月15日，網址：<http://udn.com/news/story/7314/1187288>。點閱日期：2016年3月7日。
- 閻維彪，《臺灣漢人民間信仰的「臺灣神」之研究》，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 戴文鋒，《重修屏東縣志——民間信仰》，屏東市：屏東縣政府，2014年。
- Jordan, C. K.,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folk religion in a Taiwa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985年臺北敦煌書局有複刻板)
- 三尾裕子，〈植民地經驗、戰爭經驗飼いならず日本人を神に祀る信仰を事例に〉，《日本臺灣學會報》19，東京：日本臺灣學學會，頁14-28。
- 田中綱常，《澎湖列島行政廳開廳署始末》（手稿），日本国立公文書館歷史資料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1895年。
- 石丸雅邦，〈臺灣總督府下の理蕃體制〉，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 安藤元節編，《臺灣大觀》，東京：日本合同通信社，1932年。
- 尾原仁美，〈臺灣民間信仰裡對日本人神明的祭祀及其意義〉，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碩士論文，2007年。
- 渡邊欣雄，《漢民族の宗教——社会人類学的研究》，東京：第一書房，1991年。
- 藤崎濟之助，《臺灣大觀》，東京：日本合同通信社，1932年。
- 藤崎濟之助，《臺灣全誌》，東京：中文館書店，1928年。

The Evolving Change from Tanaka Tsunatsune to General Tanaka: A  
Viewpoint of Folk History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Nationality

Mei-Rong Lin\*

Mio, Yuko\*\*

Chi-How Liu\*\*\*

Abstract

Tanaka Tsunatsune (1842-1903) was a Japanese figure who had related with Taiwan right after the event of killing Okinawan fishermen by Paiwan people at Mu-dan Tribe. The first time he came to Taiwan was a kind of spy to investigate the geography of the southern Taiwan in 1873 and 1874. He was then a soldier in army, also attended in the action to intrude Taiwan. Between 1895 and 1896, Tanaka came to Taiwan the second time. He was appointed as a high colonial official to govern Peng-hu Islands, and the Taipei County. He was then a general in Japanese Navy. Out of anyone's expectation, 82 years after his death, his soul caught up a housewife who had lived at Fong-liao in Ping-tong County. This lady resisted to his call for service for three years, however, she finally became his tong-ki (shaman). Not only had she established a temple and then a branching shrine for the worship of General Tanaka, but also she has become a ritual expert, a female Taoist priest who can serve to all kinds of clients with all kinds of problems. Together with her worship and service to General Tanaka, her eldest son has accompanied with her by a series of efforts to investigate who Tanaka was and how he had related to Taiwan, what kind of deity they have

---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Religion and Humanity Tzu-chi University.

\*\* Professor, Faculty of Letters, Keio University.

\*\*\* Ph. D , Beijing University.



been worshipping. Now the belief and worship of General Tanaka has kept on-going and growing. If we ask the question why Taiwanese people worship such a figure who was once an intruder and a colonial official, we would never get an answer from the viewpoint of national history. A viewpoint from the folk history is proposed to interpret this series of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istorical acts conducted by folk people in Taiwan. To them, General Tanaka was a great figure who was loyal to his country, and his will is to serve to Taiwanese people and to conduct the salvation of the dead souls of Japanese soldier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followers and believers of General Tanaka love to accomplish his will.

Keywords: Tanaka Tsunatsune, Tang-ki (shaman), Spirit Transformation, Folk History, Taiwan-Japan Relator

